

弘明鑑
道德史
J·M·H

有岛武郎

*A Study of Writings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Arishima Takeo's Novels*

小说中的亲子书写研究

谭杉杉◎著



人民出版社



有岛武郎

*A Study of Writings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Arishima Takeo's Novels*

小说中的亲子书写研究

谭杉杉◎著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岛武郎小说中的亲子书写研究/谭杉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ISBN 978-7-01-018722-8

I. ①有… II. ①谭… III. ①有岛武郎(1878—1923)—小说研究
IV. ①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2327 号

有岛武郎小说中的亲子书写研究

YOU DAO WU LANG XIAO SHUO ZHONG DE QIN ZI SHU XIE YAN JIU

谭杉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01-018722-8 定价:5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人文学术系列

学术顾问（排名不分先后）

欧阳康 邓晓芒 何锡章 罗家祥

主 编

董尚文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程邦雄 刘久明 王 毅 王晓升

张廷国 陈 刚 雷家宏 李传印

书 目

雷瑞鹏著：《异种移植——哲学反思与伦理问题》，已出

舒年春著：《正义的主体性建构——罗尔斯正义理论研究》，待出

闻 骏著：《不断追问中的人神关系——施莱尔马赫思想研究》，已出

陈于全整理：《史怀·楞严经如说》，待出

朱 冶著：《明初〈四书五经大全〉编纂与影响研究》，待出

谭杉杉著：《有岛武郎小说中的亲子书写研究》，已出

夏增民著：《先秦秦汉政治价值观研究》，待出

谢超凡著：《褚人穫研究》，待出

张建华著：《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理论研究》，待出

涂 慧著：《罗曼·罗兰与中国》，待出

邵 华著：《解释学与实践智慧》，已出

.....

序

谭杉杉是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一位年轻教师,也是我的学生。谭君是我博士培养的开门弟子,为人谦和,做事踏实,内外兼修。平时总是安安静静的,尽量做到了家庭与学业的兼顾、教学与科研的并立。且兼通英语和日语,专业方向上,本科英语、硕士中文、博士则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的学术结构堪称合理,研究功底扎实。

谭君尤其善于在比较视域中,发现多理论结合的复合型研究新视角,还长于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将理论融于文本阐释。所以,她写出来的论著言之有物,逻辑清晰,有理论方法但更重文本细读。

有岛武郎是20世纪初日本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坛亦多有交集。尽管国内外对有岛武郎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谭杉杉撰写的这部《有岛武郎小说中的亲子书写研究》可谓是有岛整体研究中一部极有特色的专著。

第一,在批评方法上,因为从考察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出发,所以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为主,同时考虑到有岛在柏格森影响下形成了其关于“爱”的美学思想,因此将文学伦理学与柏格森的心理学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该书所要探讨的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亲子关系,而且更是亲子关系如何透视了集体和个人欲望,对亲子关系的书写如何体现了不同社会关系、不同价值、不同声音的碰撞。

第二,该书在研究内容的取舍安排上也有创新之处。它首次将有岛不同时期的小说《一个女人》、《该隐的后裔》、《阿末的死》、《与生俱来的烦恼》、《亲子》作为一个动态的作品体系,将这些小说的亲子关系作为一个持

续发生变化的研究对象,同时引入了对性别、阶层问题的关注。由此,有岛的作品在一个历时的框架体系内得以重构,清晰地呈现了亲子关系与小说主题、语言艺术、伦理取向以及美学价值间的内在关联,进而也向读者展现了亲子关系与日本近代社会的外在关联。

第四章“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亲子书写”是本书的重要创新点。如果说此前三章是历时地比较了有岛整个创作生涯中对亲子关系的思考的话,第四章则是共时地比较了有岛武郎与同时代作家如志贺直哉、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在亲子书写中凸显出的差异,探讨了亲子书写与伦理间的历史同构关系。作家笔下的和解与反抗、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回心与转向等,正是他们对时代难题作出的回答。在近代日本文学的大框架之内用比较的方法考察有岛武郎的亲子书写,既能看到有岛武郎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文学实质和特性,又能探讨亲子书写如何影响了其作品的构造与主题、人物形象与人物命运。

第三,该书还体现出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严谨。从著作的整体来看,不仅正文部分的论述严谨,其附录也内容丰富、翔实,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附录一“有岛武郎童话中的恐惧与成长”系统探讨了有岛人生最后几年的童话创作,认为童话是对其创作生涯的隐喻式总结;附录二“有岛武郎年谱(以创作为中心)”中,作者梳理了有岛武郎的创作年谱,这给国内的有岛研究提供了更为规范化的资料和信息补充。

总之,谭君的专著《有岛武郎小说中的亲子书写研究》是一种内容重构、方法创新的融合体。无论是全书的架构模式、章节的内容安排、问题的提出与阐释,还是材料的选取与使用、观点的分析与综述等,都令人耳目一新。一句话,这部专著让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成是我国有岛武郎研究方面能与同领域国际前沿对话的新成果。

李俄宪

2017年9月于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一、有岛武郎：日本近代文坛的觉醒者	2
二、有岛武郎小说主题的多重性与西方文学接受	6
三、有岛武郎对亲子关系的理解与看法	10
第一章 有岛武郎小说中亲子关系的五种形态	16
第一节 对立与冲突：以《一个女人》为中心	17
一、对父辈的反叛与依恋	18
二、对后辈的爱与恨	23
三、亲子关系的极端	27
第二节 冷漠与麻木：以《阿末的死》为中心	29
一、经济危机下的亲子关系	30
二、死亡阴影中的亲子关系	33
三、亲子关系的变异	35
第三节 缺失与破灭：以《该隐的后裔》为中心	40
一、被放逐的父亲	41
二、沉默的母亲	45
三、亲子关系的断裂	47
第四节 羁绊与舍弃：以《与生俱来的烦恼》为中心	49
一、真挚的亲子之爱	50

二、沉重的亲子之爱	51
三、亲子关系的两难	54
第五节 自省与对话:以《星座》为中心	57
一、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的隔膜	57
二、感性自然与理性科学的冲突	61
三、亲子关系的和谐	64
第二章 亲子观的类型与两性书写、知识分子书写	69
第一节 男权中心的家父长制	70
一、男性家长权威的家庭结构	71
二、服从的亲子原则	73
三、习性的亲子观	76
第二节 女性中心的家庭变革	78
一、男性家长本位的动摇	79
二、女权的复兴	82
三、理智的亲子观	84
第三节 自我中心的家庭重构	86
一、以自我为中心	87
二、以个性发展为目的	90
三、本能的亲子观	94
第四节 亲子观产生差异的根源	96
一、生活环境的差异	96
二、人生理想的差异	99
三、性别差异	101
第三章 有岛武郎的亲子书写与多元意象表达	111
第一节 地理意象	111
一、陆地与海	112
二、原野与都市	117
第二节 时间意象	120

一、季节·····	121
二、钟与钟声·····	124
第三节 圣经意象·····	126
一、绊脚石·····	127
二、白官舍·····	130
第四节 女性意象·····	133
一、镜子·····	134
二、铁屋·····	138
第四章 日本近代文学视域中的亲子书写·····	144
第一节 志贺直哉的和解与有岛武郎的反抗·····	144
一、《暗夜行路》与《和解》:从对立到和解·····	145
二、《亲子》:从顺从到反抗·····	155
第二节 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与有岛武郎的自由意志·····	163
一、《心》:对个人主义的推崇和反思·····	163
二、《宣言》:确立自我的宣言·····	172
第三节 芥川龙之介的回心与有岛武郎的转向·····	177
一、从批判宗教到求助宗教·····	178
二、从信教到背教·····	185
结 论·····	191
一、“私”与“我”·····	191
二、本能生活的实现·····	198
三、“爱是夺取”·····	203
四、“宿命之死”·····	206
附录一 有岛武郎童话中的恐惧与成长·····	213
附录二 有岛武郎年谱(以创作为中心)·····	224
参考文献·····	237

绪 论

有岛武郎(1878—1923年),日本近代大正时期(1912—1926年)的文学流派白桦派的重要代表作家,虽然他的本格作家生活并不是很长,却创作出了大量小说、戏剧、诗歌以及童话等优秀文学作品,同时,他也撰写了很多富有思想创见的文学评论。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在发表之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论是在普通的读者群中,还是在文学界,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对当时的日本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有岛武郎的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小说,依据日本筑摩书房在昭和五十五年(1980)出版的《有岛武郎全集》,小说的数量占据了其文学创作的一大半。有岛小说内容非常丰富,不同的作者都能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究其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有岛武郎在小说中对于日本近代社会存在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思考,而这种探索和思考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有岛武郎没有脱离现实生活,他从自己出发,从具体的个人出发,小说中描写了人自身内部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关系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和解的两面,而小说的旨趣也就在因冲突与和解而形成的矛盾中得到了体现。这些矛盾是所有的人与生俱来就不得不面对的烦恼,生命的意义就在冲突与和解的烦恼中得到了体现。正是这种真实、真诚地对人的描写,使有岛的小说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感染力。

一、有岛武郎：日本近代文坛的觉醒者

鲁迅在《随感录·六十三》中称有岛武郎是一个觉醒者。^① 鲁迅对有岛武郎作出如此评价与其作品中体现出的纯粹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

首先,从创作内容上而言,有岛武郎是一位视野开阔的作家。传统的武士训练,深厚的儒学熏陶,开化的西洋教育,使得有岛无论在艺术视野,还是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层意识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有岛武郎作为家中长子,自小便担负起了立身处世的责任,接受的是严格的武家风教育,与此同时,他又接受了中国儒家思想和西式教育,在札幌就读大学期间,他受到内村鉴三的感化,加入了独立教会。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专攻历史和经济学,在学习的余暇,大量阅读惠特曼、柏格森、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勃兰兑斯、易卜生等人的作品,日益倾心于文学创作,亦有了成为文学家的决心。与此同时,有岛接触到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且认识了社会主义者金子喜一。明治三十九年(1906),有岛武郎开始执笔处女作《除锈工》,同年,与弟弟有岛生马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艺术欧洲之旅。明治四十年(1907)对有岛武郎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2月他拜访了流亡中的克鲁泡特金,4月回国,认识了志贺直哉和武者小路实笃。明治四十三年(1910),《白桦》创刊,一年之内,有岛武郎在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戏剧《老船长的幻觉》、小说《除锈工》以及评论《叛逆者——关于罗丹的考察》。其后,有岛武郎活跃在文学创作领域,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戏剧和评论,成为了白桦派的核心成员。从有岛武郎的创作来看,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国儒家思想、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这三者在有岛武郎的身上都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这也使得有岛武郎对于自我有了更多层次的认识,一方面他肯定自我,对于自由、人的内部生命力充满了期待和向往;另一方面又怀疑自我,对自己的精神信仰和阶级身份充满了质疑,陷入了难以解脱的苦闷。这种肯定与期待、怀疑与

^① 参见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三》,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30页。

苦闷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有岛武郎文学创作的内容。

其次,从创作动机上而言,有岛武郎创作的基本出发点,是“自己”,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学创作与“自己”的关系,从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出发从事文学创作,执着地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人生理想。有岛在大正六年(1917)12月发表于《新潮》的随笔《四件事》中明确说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我因为爱,所以创作。……我因为想爱,所以创作。……我又因为想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①由此可以看出,有岛武郎之所以进行文学创作,完全是因为自己有了一种不得不说的冲动,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在的思想和情感。需要指出的是,有岛所关注的“自己”,不仅仅指向自身,他并没有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不能自拔,而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把视野投向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作为个体的“人”。在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有岛最为关注的是“人”本身,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他曾在随笔《为一个人》中说“不是为了社会,而是要为一个人。为一个人的本性、要求、幸福与自由”。^②他又在《自己与世界》中说:“不可忘却:自己,就是世界。把自己践踏到自己以下,这正是使世界堕落。我们为什么不去救自己于如此堕落的境遇,从而拯救世界呢?”^③对有岛而言,“自己”在他的文艺思想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虽然评论界把有岛的作品划分为以自己为主题的主观性作品和以他人为主题的客观性作品,但有岛却说“但是我认为,我无论在写被划为两大类中的任何一类,都是在表现自己”。^④事实上,无论是《一个女人》中的早月叶子,还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中的木本,无论是《该隐的后裔》中的广冈仁右卫门,还是《克拉拉的出家》中的克拉拉,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岛生活经历的投射,他们就像有岛的影子,而他们苦恼的、寻找的、坚持的,始终是自己。有岛为

① 笔者自译。原文为「私は第一淋しいから創作をします。中略。私はまた、愛するが故に創作をします。中略。私は又愛したいが故に創作をします。中略。私はまた私自身の生活を鞭たんが為に創作をします。」有岛武郎:『有岛武郎全集』(第七卷),東京:築摩書房,昭和五十五年,第174页。

② 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刘立善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③ 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刘立善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④ 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刘立善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自己的追求和发现而创作,把外界的一切内化为个人秉有的、有别于他人的个性,通过这种方式决定其艺术特色,由此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永远不衰退的、鲜活的生命力。

再次,从创作理念上而言,有岛武郎形成了自己独特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并在文学创作中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在随笔《两条道路》的开篇,有岛写道:“世间的一切迷惑,都是两条道路产生的结果。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迟早必会察觉到这一点,惊骇地思索着如何在两条道路中择一而行。不单单是哲学家,人人都在思考着这件事。”^①有岛一生都处于两条道路的矛盾中,身为家中长男,他自幼背负着家庭的重责,却向往自由、无拘束的生活;他曾在精神导师内村鉴三的引领下不顾家人反对信奉基督教,却又对此产生怀疑不顾亲人朋友的反对退教;他出生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家境殷实,却又与社会主义活动家金子喜一、幸德秋水交好……在林林总总的纠葛中,有岛内心的迷惑、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从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所论述的“理智”和“本能”观点中,获得启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进而在他的长篇思想随笔《爱是恣意夺取》中系统地提出了独特的“生活三段论”,将生活分为“习性生活”、“理智生活”、“本能生活”三个阶段。“纯任自然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刺激,这种生活我权且称之为‘习性生活’(habitual life)。这是像顽石一般麻木不仁的生活。如果没有外界的刺激,顽石会永久固守一处,在恒常无尽的时光中渐次走向消亡。”^②“理智生活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射性生活。当外界影响作用于个性时,个性有意识地对其回示出反应,”^③经验、反省、努力是理智生活的三要素,三要素的合力之下积累知识和道德,引领人们步入平安稳定的社会生活并对其内容进行反复润色。这是人们都向往的一个理想目标,但在有岛看来,只是平安稳定还远远不够,他还在渴盼继续的进步,在对社会内容润色的同时,他还企求创造,憧憬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元生活,那就是“本能生活”,“即个性不依靠来自外界

① 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刘立善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② 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刘立善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③ 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刘立善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的刺激,全然凭任自己必然的冲动,推进自己的生活。”^①它超越了“理智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不存在道德,也不需付出努力,是一种必然到来的自由生活。当然,有岛所说的“本能”,不是指性本能,而是不受一切外来力量压迫、束缚,以原始的生命力为最高价值标准。“生活三段论”的提出,使有岛的思想豁然开朗,使他的文学生涯走向另一个高峰,然而“生活三段论”并没有解决有岛痛苦的根源,他向往“本能生活”,却又囿于“理智生活”甚至“习性生活”,他仍然在两条道路之间徘徊。但也正由于这样的挣扎,使其作品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使人物具有了动人的魅力,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大正十二年(1923),有岛武郎最终用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对生命、对创作的最后致敬和救赎。

最后,从有岛武郎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而言,他对于白桦派,大正文学,乃至整个日本近代文坛都是不可缺少的。有岛的父亲去世前,曾认真地问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有岛严肃地回答:“迫在眉睫的是劳动问题、女性问题和儿童问题。”^②有岛所说的这三方面的问题,是大正时期形势最为严峻的三个问题。有岛就这三方面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论述和创作,无疑紧扣时代的心声。在文学创作中,有岛将注意力投向弱小者。他的处女作《除锈工》,以及其后相继发表的《与生俱来的烦恼》、《阿末的死》、《该隐的后裔》,始终关注勤劳穷苦的小市民、农民、渔民等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他们苦难的命运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对他们旺盛的精力、绝不妥协的精神表现出了由衷的敬佩。在现实生活中,有岛更是解散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农场,还佃户们自由,他在《狩太农场的解放》的题记中写道:“农场的解放,是我为了取得良心的满足,做出的迫不得已的行为。”^③对于妇女,他鼓励她们要有独立心和奋斗心,依靠自己建构起稳固的生活。“天下风华正茂、前途远大的女性们,要鼓足勇气,去开辟自己的道路,去履行自己永远坚信不疑的信念!”^④而他耗费九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更是以女性为中心,

① 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刘立善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② 有岛武郎:『有岛武郎全集』(第九卷),东京: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第225页。

③ 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

④ 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刘立善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描写了身处社会变革时期的女性的迷茫和挣扎。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有岛武郎对儿童怀有最深沉的爱,他也为孩子们专门创作童话并出版了童话集《一串葡萄》。有岛武郎的评论和创作,与大正这一时代息息相关,与白桦派其他作家的创作互为补充,并影响了后来的一批作家,因此,研究有岛武郎,对于研究者了解白桦派高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大正文学的特色,全面认识日本近代文学是非常必要的。再则,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周作人、鲁迅、朱自清、梁山丁等作家对有岛文学产生共鸣,从有岛文学汲取自己所需的营养,因此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角度而言,研究有岛武郎的文学创作历程和艺术思想框架同样是非常必要的。

二、有岛武郎小说主题的多重性与西方文学接受

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后,日本许多作家面对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时,感到失望,在自己的作品里无所适从,或者陷入私小说领域,一味地暴露自我、描写身边琐事之时,有岛武郎却举起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旗帜,在小说中揭露社会黑暗,批判封建道德和旧习俗,主张个性自由,自我充实。他所塑造的主人公不仅具有绝不跟社会环境妥协的顽强性格,同时也具有炽烈的个性解放要求。有岛武郎小说的这种主题选择与他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有着紧密联系。

首先是在对女性解放主题的关注上,有岛武郎主要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有岛武郎第一次阅读《安娜·卡列尼娜》是1907年3月,这时他刚刚结束留美学习,游历欧洲各国之后回国,在回国的船上阅读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英译本。他在1907年3月9日的日记上写道:“我正在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为他深厚的文学造诣感到惊讶。他才是真正了解人们心灵的作家。”^①在3月23日的日记上他又写道:“我以无限喜悦的心情读完了《安娜·卡列尼娜》,这实在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它以充分的创造力打动读者,以动人的美令人热泪盈眶。对我而言,它在高尚的情

^① 笔者自译。原文为:“I am reading Tolstoy's 'Anna Kalenina,' and am simply surprised of his deep resources of literary insight. He is really a reader of human mind.”有岛武郎:『有岛武郎全集』(第十一卷),东京: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第136页。

调、炼狱般的纯真、宽容一切的同情心等方面,足以与但丁的《神曲》相媲美。他那深邃的洞察力,能够洞察人类的本性。”^①在有岛武郎回国后的第二年,即1908年5月,他再次读这部小说,同样禁不住极大的兴奋和由衷的赞叹。

近代日本,女性在与男性之间的关系中处于被奴役、集体失语的地位,被动而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与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是相似的。因此在对《安娜·卡列尼娜》的阅读中,有岛武郎看到的主要是安娜与卡列宁、渥伦斯基之间的角力,关心的是女性对于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以及托尔斯泰对于那些压制个性自由的社会陋习的揭露和谴责。有岛武郎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与《安娜·卡列尼娜》之间,在作品的构思、情节结构、人物设置以及场景描写等各方面存在着大量类似的地方。当然,在如此多的类同点之中,最根本的还是女主人公强烈的性格以及她们的悲剧命运。在有岛武郎看来,男权统治在叶子的悲剧命运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一个女人》之外,有岛武郎其他的小说中同样存在着对女性解放主题的关注,如《被石头压碎的杂草》、《宣言》、《星座》等。

其次,追求理想、实现自我的主题则来自易卜生在《布朗德》中极力推崇的“全有或者全无”思想。据有岛武郎日记记录(《观想录》第八卷),他从明治三十九年(1906)1月2日开始读易卜生的《布朗德》,1月11日读完,深受触动。5月23日,有岛在报纸上读到易卜生去世的消息,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Far in the northern corner of the old ontinent, to-day a man ceased to breathe, and what a loss to the world. He is dead, and with him he who never knows fear is dead!”在其之后的日记中,有岛武郎在评论“两条道路”时写道:“倾向于哈姆雷特为好;成为海达·加布勒是令人厌嫌的。即便厌嫌也无可奈何。在一个尝过智慧之果的人看来,一个人最高的到达点,似乎

^① 有岛武郎:『有岛武郎全集』(第十一卷),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五年,原文为:“I have finished reading of ‘Anna’ with unbound satisfaction. This is really a wonderful production strong enough to give one a shock and beautiful enough to cause one tears. To my impression it is amply could be compared to the Dante’s ‘Divine Comedy’ in its elevated tone, unflinching verdict, and all-embracing sympathy. His sight into the human nature is broad and more deep.”

只能是海达·加布勒。”^①有岛武郎的一番剖白表明了他对于海达·加布勒的肯定,两条道路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了有岛武郎的文学创作,而海达·加布勒对于绝对自由的追求也直接影响到了有岛武郎对于亲子关系的认识。

《海达·加布勒》是易卜生后期的一部重要剧作,同时也极具争议,《海达·加布勒》中的女性主人公在易卜生的女性人物群像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海达从小就在枪炮和战马中受到熏陶,她本人也十分喜爱射击和骑马,在她身上有着一位青年女子难得的倔强和不妥协性格。当这样一个有着坚强性格和自由灵魂的女性陷入自己过去的情人和现在的丈夫之间的两难选择时,悲剧便发生了。她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与自己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之间被撕裂为两半:一方面她不满足于与自己的丈夫虚度那些烦闷的时光,另一方面也不愿意让自己整天笼罩在往日情人的阴影之下,因而最后她选择了与旧情人双双离开人世,以死亡永远逃离了令她不堪忍受的生活。

这一悲剧性的女性往往被人们当做一位女权主义者来探讨,她徘徊在使人压抑的19世纪的资产阶级环境和自身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之间,生活在那个社会使她如同秋风中的落叶那样渐渐地枯萎,失去了生命力。终日沉溺于平庸琐事之中是她周围大环境的特征,无论是她的家庭,还是周围的社会关系、亲密的朋友,都在不断消解着她的独立意志和反叛精神。最后,当她追求自由和解放、憧憬充实生活的愿望被彻底毁掉的时候,生活对她而言就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有岛武郎从海达这个人物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姿态:“一个陷入生活琐事的不幸福的女人,她有着一一种追求不属于她自身的东西的坚强个性,一个藐视男性主宰和男性优越的不同凡响的女性,一个为甩掉枷锁和桎梏而斗争的勇敢的斗士。”^②在她早年的生活中,她试图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虽然那对她来说是不允许的,在她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有着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在有岛武郎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同样可以发掘出海达所具有的这

① 有岛武郎:《两条道路》,载《爱是恣意夺取》,刘立善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② 参照徐燕红:《海达·高布乐的女性视角透视》,《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